

姑 姑

實在很難相信昨天我還參加學長們畢業公演的鋼琴獨奏，贏得了滿堂的喝采與掌聲，而今夜我卻得一人孤零零地回到南部的老家，睡在昏暗的客廳裡與死人為伍。現在我的身邊是一具長方形冰櫃，裡面躺著我剛死去的姑姑。老父親因為明早還要去醫院上班，所以只替姑姑守靈到上半夜，現在剛過了凌晨十二點，這一間我一向熟悉的客廳，現在卻變得如此陌生，所有家具，甚至包括我專用的鋼琴，都被覆蓋上一層黑布，似在為死者致以哀思。奇怪的是這一間以客廳權充的靈堂卻沒有任何花圈，這蠻符合姑姑生前低調的作風，何況她對花一向過敏，死前特別交待過一切從簡。可是一間沒有花的靈堂，處處都透露著陰森詭異的氣息，讓我覺得這根本只是一處臨時的停屍間罷了。不，這不公平，我的鋼琴邊上怎麼可以停放一具屍體，這簡直褻瀆了音樂莊嚴的殿堂，何況姑姑還是染上那種病而死的……

姑姑是父親唯一的妹妹，一輩子體弱多病又終身未嫁，我祖父臨終前交待我父親一定要好好照顧妹妹。姑姑篤信佛道，堅持不用西方儀式的葬禮。她生前茹素，靠著唸經打坐走完餘生。由於我家是舊式的透天厝，因此父親堅持入殮前要將姑姑的屍體停放在家中，直到風水師挑好了良辰吉日，再擇期火化。

母親前年因車禍在醫院過世，遵循的是天主教的葬禮，追思彌撒前屍體停放在殯儀館；而姑姑死前卻堅持要回到老家安息，沒有特定宗教信養的父親才火速用救護車將她由醫院送回，等吉時一到，才親手替妹妹拔管。

父親是血液腫瘤科的權威，也是我姑姑唯一現在仍活在世上的親人。自從二十多年前姑姑染病以後，全都靠我父親與母親在打點她的生活與治病的療程。前年我母親死於車禍意外後，這個重擔就全落在我父親的肩上，現在姑姑終於解脫了，父親的心中一定百感交集，雖說放下了重擔，但對亡者的不捨是人之常情。

自我有記憶以來，姑姑都在進出醫院，每次我有任何的鋼琴表演活動，只要身體許可她都絕不會錯過。那時她一定坐著輪椅戴著口罩，靜悄悄地在觀眾席向

我遠望。我並不喜歡姑姑出現在我同學的面前，更怕同學們會知道，她還是那種病的帶原者。還好姑姑很識相，絕不會讓我為難，總是在關鍵時刻知趣地和我保持距離或乾脆隱匿起來，沒必要絕不和我打照面。

二十多年過去了，一直靠著醫療科技苟延殘喘的姑姑，歷經大半輩子的折磨，已走到了有限醫學的盡頭，她不敵死神的召喚，而在我大學即將畢業之前撒手人寰。

想到這裡，我望了一下冰櫃上頭的溫度指標。零下負十六度。一切正常。聽葬儀社的人說這種溫度最適合保持屍體，避免細菌滋生。不知姑姑躺在裡面會不會太冷？我停止了手上折疊紙鶴的動作，眼皮不聽使喚地逐漸下沉。可是我不敢睡著，深怕一個不留神，姑姑會由冰櫃裡坐起，甚至爬出冰櫃將我叫醒，提醒我下次守靈的時候不可以偷懶。

樓上父親的打鼾聲一陣緊過一陣，與由樓下 CD 片中傳來的大悲咒唸經聲遙相唱和。我懊惱著為何才一放暑假，我卻無法參加與我新男友的畢業旅行，而是被父親強迫召回，在老家伴著死人為伍。

我與姑姑生前不親，除了她喜歡觀賞我的演奏會外，我們兩人幾乎沒有互動。不過聽父親說，她回到醫院的愛滋病房，常會戴著耳機繼續播放著我常彈奏的大黃蜂的飛行。她對父親說，每次聽到這首曲子就感覺好像從遠方海面上飛來一隻大黃蜂，繞著天鵝盤旋飛舞一樣，聽得讓她覺得體內的細胞都活化起來，準備和病毒進行一場生死的大對決。

每到過年或過節，父親也會將姑姑接回家，冬天還好，夏天時我會特別將家中除蚊，因為我怕萬一蚊子叮到姑姑後，再叮咬到我，我也會被感染上那個病。父親對我的顧慮斥為無稽，但也不阻擾我的行動。可是他仍對我機會教育說：愛滋病毒只會靠血液和生殖系統的分泌物傳遞，而蚊子根本不是媒介，沒必要自己嚇自己。

姑姑怕冷，冬天常裹著棉被坐在輪椅上，如果我在家，父親一定會要我彈大黃蜂的飛行給姑姑聽。姑姑就會遠遠坐在我鋼琴的一旁，望著我的雙手飛快在琴

鍵上舞動。由於她用口罩遮蔽了大半張臉，我不太能察覺她的表情，但想必她一定以我這位多才多藝的外甥女為傲。

姑姑並不是天生就坐輪椅。她原先是中學的音樂老師，二十九歲的那一年某次騎腳踏車到醫院找我剛新婚的父親，結果經過醫院前不遠一處戒嚴時期的刑場，因不明原因忽然昏厥，人由車上跌了下來，脊椎挫傷成了癱瘓。事後醫院檢查出她患有白血病，才開始對她進行治療。糟糕的是，醫院進口的血清製劑在國外就遭到了污染，因此而莫名其妙染上了世紀黑死病。聽說那幾年間，和我姑姑一樣受到感染的病患多達百人，事後都領有國賠與免費醫療照顧。父親是感染科的專家，這些年來都用雞尾酒療法監控姑姑體內的病毒量，但對免疫系統出問題的人來說，生活無處不潛伏著威脅，加上長期的化療之故，姑姑的肝臟最先產生了病變，後來黴菌般的斑點逐漸擴散到肺部，引發腦膜炎才一命嗚呼的。她死時得年五十四歲，但就愛滋病人來說，算是高壽的了。

除了父親的醫術精良外，姑姑另一項「高壽」的秘訣在於她的食療法。除了篤信佛道外，姑姑生前對傳統漢醫的針灸術深信不疑，常找一位女中醫到愛滋病房替她在胸部與背部插針。可惜後來該女中醫怕被病人的血液感染，拒絕再前往服務，於是姑姑才轉移信念改對漢醫的食療法著迷。記得我上大學前，母親常在家中替姑姑親自燉煮白木耳、黃耆、枸杞與靈芝等養生茶送到病房給姑姑食用，這些都是姑姑不知從哪弄來的偏方。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近幾年來姑姑開始迷信蕈苔類草本植物的療效，試遍了各種稀有的香菇、野菇、洋菇、春菇、磨菇、冬菇、牛樟菇、金針菇等等不一而足，以及各種顏色的本地或進口的菇類加工製品，甚至連傳說中長在古墳棺材裡具有神奇療效的棺菇也嚐試過了，並沒出現不良作用。父親這才一改以往反對的態度，不鼓勵也不阻止，任由姑姑選擇她中意的中醫食材。不知何時起我開始將「姑姑」兩個字，在心中默唸為「菇姑」，口頭上也是這麼唸著，反正兩者的發音都相同，聽者也不識我心中的詭計。

更令我訝異的是，姑姑後來又由病友處得知，大陸進口的冬蟲夏草對於愛滋

有神奇的療效。父親對他這位妹妹百依百順，立刻又託人到香港買了許多珍貴的冬蟲夏草給姑姑進行食療。因此姑姑生前的最後幾年幾乎都是與菇菌類或冬蟲夏草的瓶瓶罐罐為伍。我對冬蟲夏草沒概念，也不感興趣，只知那是一種真菌類的藥材。沒錯，父親說「菇」姑的死因是肺部黴菌引發的腦膜炎，這種黴菌非常頑劣，會讓人長期高燒不退。我懷疑「菇」姑五臟內的黴菌可能就是吃多了毒菇與冬蟲夏草才被感染的。還好當時我住校尚未放暑假，否則病人死前的慘況想必不忍卒睹。

想到這裡，我停止了手中折疊到一半的紙鶴，抬頭望了望鋼琴邊上的冰櫃，長方體的朝上平面處有一個玻璃小窗口，是供弔唁者瞻仰遺容用的。玻璃窗口下備有燈光，可將死者臉容清楚地一覽無遺。放暑假剛回到老家的第一天，父親領著我向冰櫃小窗口裡的「菇」姑道別離。死者的面目雖經過化妝但仍舊慘白，雖不至於像殭屍，但任何人都查覺得出，躺在裡面的人已失去了生命。我不喜歡那種和死者面對面的感覺，於是便隨手找了她生前食療用的瓶瓶罐罐與香菇包，將冰櫃上的小窗口給覆蓋住，反正左鄰右舍都知道「菇」姑生前患有愛滋病，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根本沒人會想來向死者上香，更別說是接近冰櫃一探遺容了。

父親見我封住了冰櫃上的窗口起初不悅，我頂撞他說，姑姑沒有先生子女，少女時代的朋友也都失聯，母親可以說是姑姑唯一的手帕交，但前年也先她而死於車禍。既然沒有人會來此處弔唁姑姑了，我們瞻仰過遺容就應該封窗以免觸景傷情。父親想想我的話不無道理，也就不再發表意見。當然我絕不會白目地去提什麼愛滋病毒之類的話題，以免橫生枝節。

夜實在很深了，附近傳來了野貓的叫春聲。我忽然想到了野貓，聽說貓狗只要跳過人的屍體，屍體就會因靜電作用而坐立，甚至會爬出棺材成了能夠行走的殭屍。我的恐懼感正在逐漸加重時，還好這時樓上傳來了腳步聲，父親已穿好了外出服提著公事包由樓梯口走了下來。他說醫院來電召他出緊急的任務，走前他交待我下半夜要繼續替姑姑守靈，千萬不要讓香給燒完了。

「那家裏就我一個人？三更半夜的？」我不敢置信地向他抗議。

「怎麼有問題啊？妳放暑假前每天晚上都是我一人在守靈。」

「可是要我一人陪著一具屍體？」

「自己的姑姑有什麼好怕的？」父親斥責我說。

「我和你不一樣，你是醫生看慣了生死，而我只是個音樂系的大學生。」

「這樣吧，我叫我那位姓程的學生來陪妳，他剛下了急診室的小夜班，剛才就是他來電通知我去向醫院報到的。」

我知道父親提到的人是程大慶，我的前男友。

父親已經在用電話和對方聯絡了。他放下電話後對我說，程大慶馬上就到，後來他就用遙控器打開車庫，發動起車子往醫院的方向急馳而去。

程大慶在感染科實習過，是我父親得意的門生之一。我考大學前父親曾安排他來家裏替我補習英文。我考上藝術大學後，他有意追求我，我們也交往過一陣子，但最後我還是拒絕了他的感情。因為他向我坦承他在讀高中時歷經過一場大手術。手術後他活了過來，胸口卻多了一道大傷疤，成了國內早期成功的換心病例之一。

等我知道他是一位換心人之後，我內心起了莫名的恐懼。我日夜不斷猜想著，他體內那顆心臟原先的主人到底是誰？是男人？女人？好人？壞人？長得醜不醜？捐贈者是怎麼死的？和母親一樣是車禍？還是其他意外？或者是生什麼病死的？還是被槍斃伏法的死刑犯？對了，死刑犯的可能性最大，那麼程大慶的人格會逐漸被那位江洋大盜的黑色靈魂所佔據，去成為另一位十惡不赦之徒嗎？或是被女人的靈魂所佔據去變成一位男同性戀者？後來我又想到了科學怪人的電影，當人成為了科學的實驗品之後，人與自然的關係可能都要重新定義了。

記得最後一次程大慶騎著機車帶我去兜風，結果看見路旁一位飆車族出了車禍，傷者被救護車送走後，留在原地被撞倒的機車居然在瞬間就被自家的隊友們拆解個精光，每個人都摘取自己所需要的機車零件，回家替自己的機車進行改裝或升級。我想人的軀殼也未嘗不像一輛機車，人死後尚有用的五臟六腑也常在瞬間被醫療人員摘取個精光，供需要的病人移植之用。原來人的生命也可以是拼湊

出來的，與機件無異。難道我對完整或完美的想像只是奢求嗎？後來我就嫌惡地和程大慶分手了。

電鈴響了，將我由沉思中駭然驚醒。我出去開了門，果然程大慶站在門外正彎下腰給自己的機車上鎖。我邀請他進入客廳後，他恭謹地向死者的靈位上香，然後便靠向冰櫃對我說：「幹嘛將冰櫃的窗口覆蓋住呢？」

我不想說死人的樣子令人看了不舒服。

「我可以瞻仰妳姑姑的遺容一下嗎？」他見我沒答話便這樣問我。

我對他說你可以把那些瓶罐與大包小包的香菇暫時移開，但看完後還是要歸位。

他聽了後真的開始動手起來，我則躲得遠遠地假裝在清理死者的靈桌。

「奇怪，你們幹嘛要給妳姑姑睡那麼高的枕頭？」程大慶由我的身後問我。

我在心中罵道，你在胡說個什麼？

「這個冰櫃的內壁上怎麼有一些綠色的斑點，可能是一種黴菌。」

「怎麼可能？上次我看的時候並沒有斑點。何況裡面溫度那麼低，黴菌也活不下去。」

「有些黴菌可以抗高溫、高壓、強酸或強鹼。再惡劣的環境也不怕。不信妳過來自己看！」

我說不必了，然後請他趕快用剛才那些雜物將窗口再覆蓋住。

「咦，這些瓶罐是什麼？」他問。

「有些是菇類的加工食品，有些是冬蟲夏草，都是我姑姑生前常用的藥補食品。」我停了會接著問他說：「對了，冬蟲夏草到底是什麼東西？好像是有什麼植物在昆蟲的身體裡面發芽成長，最後宿主死了，寄生物也活不成，形成了兩者風乾的屍體。」

「沒錯，我的瞭解是，那是一種半植物半動物的奇異生態。菌絲的孢子入侵到幼蟲的體內開始繁殖，等菌絲佔據大部分的蟲體時，最後會穿出體外，散佈子囊內的孢子再去找尋新的宿主，進行下一世代的生命週期。」

「聽來有點玄奧。」我說。

「妳看過異形入侵的電影沒有？這和冬蟲夏草的概念有點類似。也就是蟲蛾被真菌入侵，而開始異化，轉化成另一種不屬於自己的生命，但結局是宿主與寄生蟲同歸於盡。據說海地的巫毒教巫師也專用一種會奪人神智的藥草性神經毒劑，去製造專聽命於他的活死人。」他這樣說的同時已在我的小桌前坐了下來，並開始幫我摺著紙鶴。

「聽爸爸說你剛訂婚？」我不想繼續這種恐怖的主題，於是迅速將話給岔開。

「沒錯，反正前女友嫌我的身體是拼湊的，我只好另求發展。」我知道他在酸我。他見我不答話便接著說：「我之所以勵志考醫學院就是因為我是心臟捐贈的受益人，我想我也應該貢獻所學去幫助那些被病痛所苦的患者。」

「你好像說過你以前在我姑姑住過的愛滋病房實習過。」我接著問。

「沒錯，實習時我抽中籤王。」

「聽說在那裡工作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每個醫療人員都怕被感染，只要被針札了一下就恐懼得像世界末日一般。」

「我還替愛滋病人做過胃鏡，被吐了一身。還好事後追蹤並沒被感染。」

「我很佩服你的敬業精神。」

「我們還有一位靠葉克膜維生的病人，死前懇求我們趕快給他一顆心臟，即使是剛死的愛滋病人的心臟也行。可惜當時真的沒有存貨，結果．．．．唉！」

「前陣子媒體好像報導過，台大的醫生忙中出錯將愛滋病人的器官移植給六位受贈者，結果那六個人手術後立刻也感染到愛滋病。」

「人有百百種。我也遇到過一位女病人，等她知道她將要移植用的心臟是來自一位死刑犯時，她寧死也不願接受，結果幾個小時後她真的就因此死了。唉，其實妳爸爸比我偉大多了。他還替愛滋病人做過肝臟移植，被噴濺得一身都是血。」

「講到肝臟移植，之前我爸爸要我活體捐肝給我姑姑，我不願意。起初他很生氣，等我姑姑肝臟上的黴菌擴大到肺臟後，我父親才不再堅持。」

「妳知不知道今晚妳父親爲什麼會被醫院召去出臨時勤務？」

我搖頭說不知道。

「因爲今天凌晨有一位死刑犯要伏法，器官移植小組的召集人臨時生病，所以才由老師代打，負責摘取死刑犯的器官。唉，一人被槍斃卻可以造福十多個人，也算功德一件，罪孽也贖了一大半。」

「我姑姑死的時候聽說你也在身旁。」我說。

「沒錯，我知道妳姑姑二十多年前因爲輸血不慎才染上愛滋病毒。不過我看過她的病例，妳姑姑之前得的是白血病，並不是血友病，這種感染途徑並不符合我的專業判斷。」

我搖頭表示我聽不懂。

「妳姑姑之前是靠著骨髓移植才治好了血癌，對吧？」

「沒錯，我聽父親說過，某個小女孩曾捐過骨髓給我姑姑。奇怪這個小女孩的身體組織怎麼會和我姑姑配對得那麼好？」

「但那時妳姑姑就已被愛滋病毒感染了。我的重點是說，妳姑姑可能另有感染途徑，應該與血漿製品的污染無關。因爲妳姑姑根本不是血友病人，何況女性也不太可能得到血友病。」

「那我父親對這件事怎麼說？」

「我有問過老師這件事，但他顧左右而言他，似乎有什麼事在瞞著我。」

我正在納悶時忽然客廳外傳來了汽車引擎聲，原來是我父親回來了。父親停好了車走出車庫對我和程大慶宣佈說：「死刑犯的行刑臨時喊停，所以任務取消。」

父親見我們兩不約而同用著困惑的眼神看著他，便不急不徐地向我們解釋說：「我也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原來死刑犯昨天的檢驗報告出爐，結果他的HIV居然呈陽性反應。行刑的法警不知從哪得知了內幕消息，居然嚇得不敢近身扣板機，就怕犯人的血濺到身上而被感染。所以犯人暫時還押……」

程大慶向老師告辭後，我見父親沒有睡意便向他試探地問道：「剛才你的學生說，姑姑不太可能是因爲捐血不慎才感染上愛滋病的。」

「他還說了些什麼？」

「就這些，接著你就回來了。」

「我希望妳不要誤會妳姑姑。她之所以得病絕非性生活不檢點。」

「那姑姑是怎麼得病的？」

「好吧，妳明年就要大學畢業了，既然已成年應該有知的權利，我也就不瞞妳了。妳姑姑是在接受捐精做人工生殖時感染到 HIV 病毒的，與捐血無關。」

「姑姑懷過孕？」我驚訝地問父親。

「妳也知道妳母親和妳姑姑以前是省立女高的同窗，畢業後妳母親讀醫學院的醫檢系，而妳姑姑讀藝術學院的國樂系。妳母親和我結婚前早就被分派到人工生殖科成為那裡的醫護人員。妳姑姑由自行車上摔下成癱的數年後，因為復健都無效，妳母親便向妳姑姑出主意說不妨先懷孕，再用自己孩子的臍帶血或骨髓治療好自己的血癌。妳姑姑接受了這樣的建議，所以……哪知道捐贈者的精子出了問題，唉！當時台灣剛成立精子銀行，品質的控管不良，醫界對愛滋病的認識也不清，還一度將它翻譯成愛「死」病。話說兩個胎盤植入妳姑姑的子宮著床後的第三個月，我們發現其中一個胎兒居然受到 HIV 病毒感染，所以我們立刻將感染的胎兒引流，至於另一個健康的胎兒則讓它繼續發育成長。七個月後為了避免垂直感染，我們將產婦剖腹結果取出一位健康的女嬰。」

「那姑姑生的那位女嬰呢？現在多大了？」

「她一出生後，我們就將她送給一對沒生孩子的夫妻領養。而且我們後來還用她的骨髓治療好了妳姑姑的血癌，至於妳姑姑的愛滋病毒我們則束手無策。好了，天快亮了，妳上樓去睡覺吧，我來替妳姑姑繼續守靈好了。」

父親這樣說完後便將我趕上了樓。

× × ×

姑姑明天即將入殮隨即火化，我們和葬儀社的工作人員都已聯絡好了明日公

祭的事宜。因此今晚是我最後一個晚上替姑姑守靈。想想冰櫃在我們客廳裡躺了兩個禮拜，明天即將還給葬儀社，心裡居然會有一絲不捨的感覺。又是深沈的夜，我一時心血來潮決定彈一首大黃蜂的飛行，給冰櫃裡的姑姑聽最後一次。於是我卸下鋼琴上的黑布，打開鋼琴蓋子，雙手在黑白相間的琴鍵上狂舞了起來。

我幻想著從遠處飛來了一隻大黃蜂，圍繞著天鵝嗡嗡飛舞。結束了前段與中段的特殊節奏後，我將樂句升高了半音階，用意在描寫大黃蜂的離去，直到消失在視線之外。

當樂音逐漸平息，我發現父親不知何時已由樓上走了下來，靜悄悄地站在我身後。我將整個曲子彈完後轉過身來感傷地對他說：「明天就要入殮火化了。」

「這兩個禮拜也苦了妳。我記得妳剛放暑假回到家，堅決反對我將愛滋病人的屍體放在客廳。我說宿主死了，病毒也活不成了，根本沒什麼好怕，當時妳還聽不進去。」

「作人子女的確不該這樣對亡母不敬。」我說。

「妳說什麼？」

「躺在這個冰櫃裡的人就是我的親生母親是不是？」我問。

「妳怎麼知道的？」

「我和程大慶聯絡過幾次，請他幫我查詢姑姑所生的女兒的下落。他說他找不到女嬰的出生紀錄，但卻找到了二十二年前由姑姑體內被引產出來帶有愛滋病毒的兩個多月大的胎兒屍體，目前陳放在你們醫院的標本室供教學之用，就與程大慶原先被換掉的那一顆心臟陳列在同一個房間。奇怪的是，胎兒的屍體註記的日期，居然只比我的出生日期早了七個月。」我說。

「那代表？」

「代表那個愛滋胎兒標本就是我的學生姊妹。此外我還記得當我五歲大的時候，醫生在我背部的脊椎處插過針，事後還住院了幾天。我請程大慶幫我查病例，原來當時我是在被抽骨髓，而被治療的對象就是她。」我用手指著冰櫃說。

「不錯，妳還算細心。」

「程大慶又查出我前年死於車禍的母親，婚前就因腫瘤之故而割除了卵巢，她不可能懷孕生我的。所以你並不是我的親爸爸。」我說。

「我是妳躺在冰櫃裡的母親的大哥，所以算是妳舅舅。」

「我現在最想知道一件事，也與我的身世有關。現在世界上可能只有你一個人知道答案，因為前年媽媽已經死了，我是說死於車禍的那個媽媽。」我說。

「妳問吧，我知道的一定全告訴妳。」

「我想知道捐精給她的人是誰？」我又指著身旁的冰櫃問。

「這個問題複雜了。妳知不知道妳前年死於車禍的那個母親有一位大哥？」

「聽外祖母生前有談到過，好像舅舅年輕時就去世了。」

「沒錯，他死時還不到三十歲，生得比我還早，如果今天還活著的話，應該有六十多歲了。他伏法後精子被冷凍了十年才被妳媽用來和妳姑姑的卵子受精。」

「伏法？」我嚇了一跳。

「沒錯，我的大舅子在三十多年前因為不明原因，刺死了自己在夜總會樂隊裡最要好的洋人男樂師，逃脫時又撞死了兩位圍捕他的警員，並重傷了一位路人。當時台灣還在戒嚴時期速審速決，幾個月內就被槍斃了。行刑前死刑犯的母親要替自己的獨子留後，便買通獄卒將兒子以自慰方式洩出的精子火速送出死刑監，交給死刑犯的妹妹拿到她所服務的醫院，結果冰存了十年才用來和冰櫃裡面那個女人的卵子在試管裡進行人工授精。這件事我一直被蒙在鼓裡，單純以為精子只是精子銀行裡不明人士所捐的庫存，直到妳母親車禍後在醫院快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才將這個秘密告訴我。巧的是妳母親出車禍的地點與妳姑姑由單車上跌下摔成癱瘓的地點只相距幾公尺而已，這可能就是報應吧！」

「你講話無須那麼委婉。你想暗示說我真正的父親殺了『他最要好的洋人男樂師』？」

「沒錯。」

「你想暗示我說，我的生父是一位同性戀者，因為感情糾紛而殺了他的洋人性伴侶，最後竟成了死囚？」

「沒錯，換句話說妳以前誤認爲的姑姑其實是妳的母親，妳以前誤認爲的母親因爲是妳親生父親的妹妹，所以是妳的姑姑。我，妳以前誤認爲的父親，其實是妳的舅舅，而妳一直誤認爲是舅舅的人才是妳真正的父親。希望妳沒搞亂這些人之間的關係。」

我不想再聽下去了，原來我這位風雲全校的鋼琴美女，其生命的肇始居然這麼荒謬又醜陋，完全違逆自然法則成爲無中生有的最不堪範例。至此我對我存在的本質夫復何傲！

他看穿了我的心思便安慰我說：「算了，人往往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天亮後我妹妹，也就是妳姑姑，不，應該說妳的親生母親就要火化了。只剩幾個小時，我看妳就再多彈幾次大黃蜂的飛行給妳的姑姑媽媽聽吧！」

於是我坐回了鋼琴邊又開始敲打起黑白的琴鍵，所震盪起的旋律連鋼琴邊上的冰櫃也隨之共振。忽然他制止了我，並要我偏過頭看著那一只還在共振的冰櫃。

「怎麼了？」我問。

「冰櫃裡面好像有怪聲。」他說話的同時已經好奇地將耳朵貼近了冰櫃。

「讓我聽聽看。」我走下了鋼琴椅也將耳朵貼了上來。沒錯，冰櫃裡面有極微弱的嗡嗡聲，好像是剛才共振的餘音。

「妳覺得那是什麼聲音？」他問我。

「好像一隻大黃蜂陷在裡面找不到脫困的縫隙。」我說。

「不可能。零下十六度任何昆蟲都無法存活。」

「那會是什麼聲音呢？」我問。

「好像是植物快速生長的声音。」他說。

「植物生長也會有聲音？」我不敢相信地問。

他不假思索立刻動手清理冰櫃上積壓在玻璃窗口上的雜物。

瓶瓶罐罐的冬蟲夏草和大包小包的菇苔類食品終於被我們移除掉了。當玻璃小窗口出現後，我們向裡面張望時卻嚇了一大跳。因爲躺在裡面的死者不知何時居然以坐姿呈現，好像想爬出冰櫃和我母女相認一般。不，上次我向裡面張望時

是兩個禮拜前，那時死者還是躺著的。這是怎麼一回事？身旁的中年男人也不解地與我對望，然後他迅速動手關掉冰櫃的電源，然後打開了冰櫃的蓋子。

那位身兼舅舅的父親或身兼父親的舅舅在死者的胸前發現了一團鼓起物，於是開始撕開了死者的壽衣想一瞧究竟。就在壽衣裂解的那一瞬間，我們發現死者的胸前不知何時已長出了幾大圈傘形蕈狀蕨葉群。他不敢置信地又望了望我，然後用雙手摸了摸冰櫃的內壁，自言自語地說道：「奇怪，怎麼會長出那麼多綠色的黴菌？」

他不等我回話，立刻又將死者翻轉過來，想檢查背部是否有異物。就在那一瞬間我們發現，原來幾束針筒般粗的柱狀體菇類根莖，已穿透了死者以前針灸時經常插針的胸部與背部，硬是將死者由長滿了黴菌的冰櫃底層給撐了起來。

他不敢置信地奔回樓上的書房翻出了幾本醫學用書，再衝回樓下的冰櫃邊，開始查閱書本裡的文獻，同時口中不斷喃喃唸道：「怎麼會這樣呢？怎麼可能呢？」

回過神後的我對自然界的神秘起了莫名的畏戒。是的，只會做症狀治療的實證精神可能解決不了問題。醫學可竄弄生命，但卻無法抑制另一種生命的反撲。嬰兒雖治好母親的白血病，但也竟成了母親的另一項災源；雖然愛滋病毒今已隨宿主而死了，但另一種不含道德暗示的生命卻以更頑強的植物型態，繼續找尋著它的出路。我默然退回鋼琴椅上，重新伸出十根指頭放在黑白的琴鍵上，帶著敬畏與亢奮的悸動，又開始重彈了一遍「姑姑」生前最喜歡的大黃蜂的飛行。

在激昂的旋律聲中，我心默唸道：媽，天快亮了，再數個小時，妳的靈柩即將被推入鼓風爐化爲煙塵。雖然妳入殮前躺在冰櫃裡的兩個星期仍被真菌攪得不得安息，但我是一隻大黃蜂，我會在最後僅存的幾小時，用音符伴隨著妳這隻倒楣的天鵝盤旋飛舞，直到妳的靈魂在烈焰中昇華，而安抵西方的極樂世界……

-- 完 --